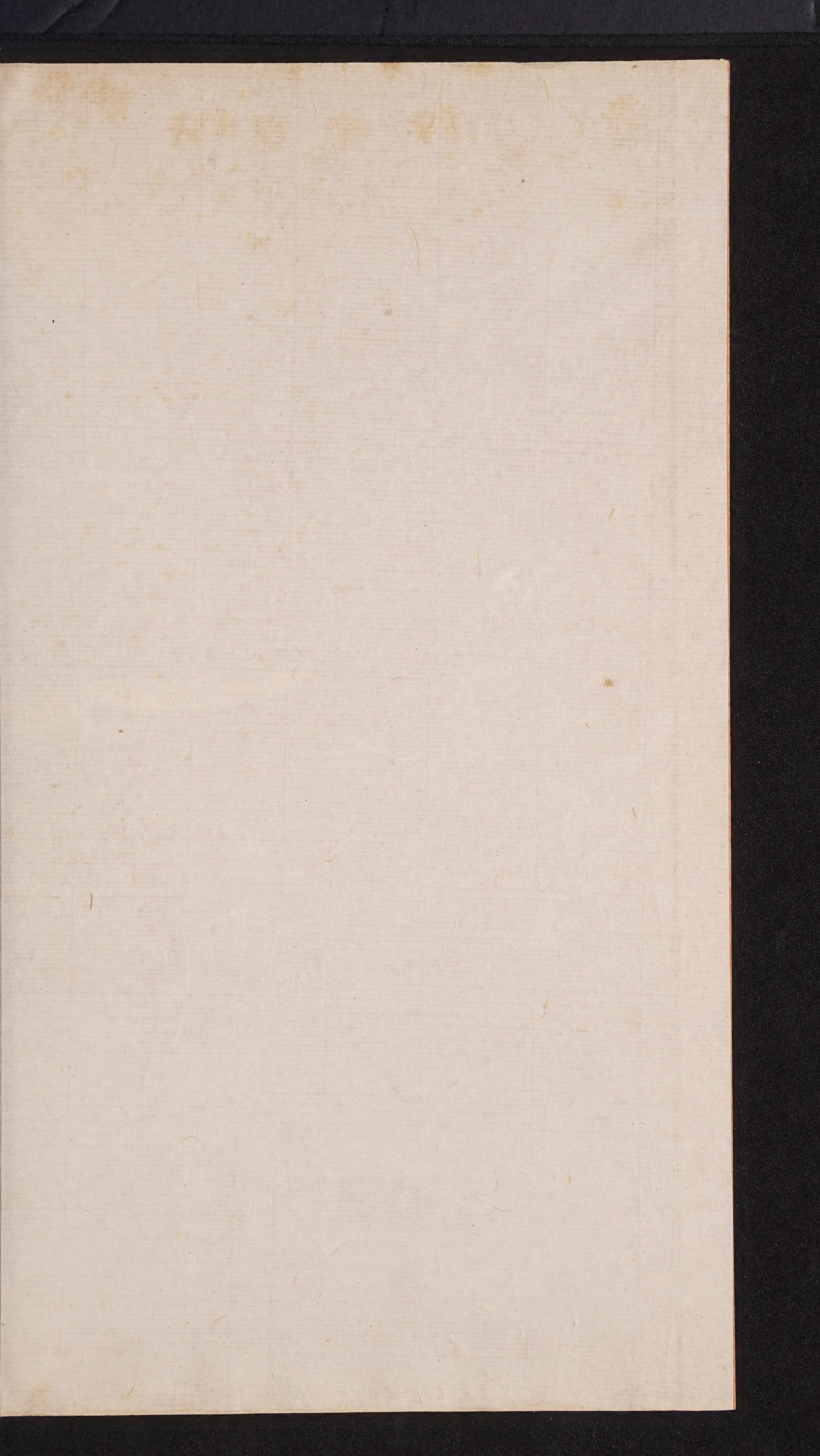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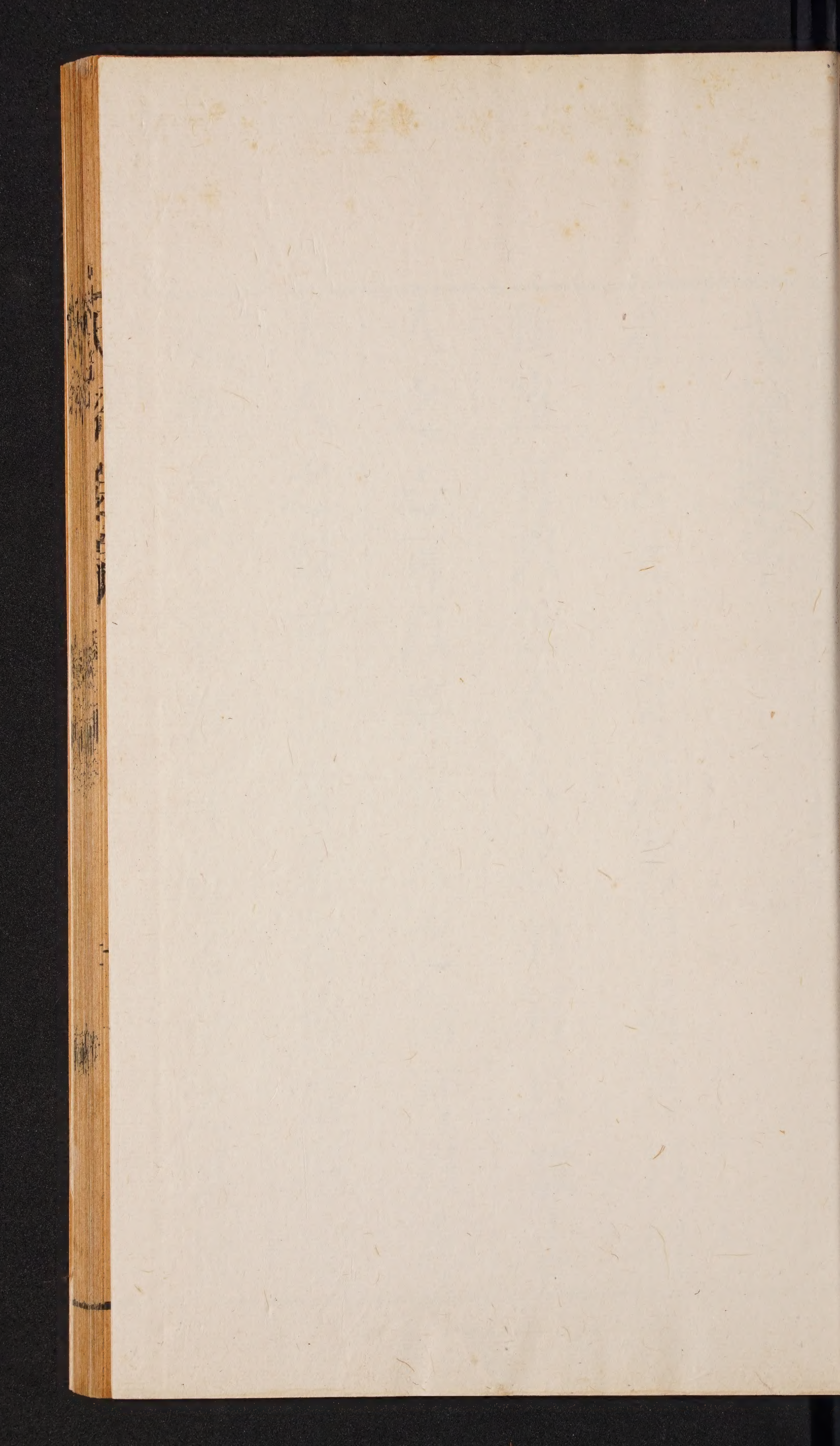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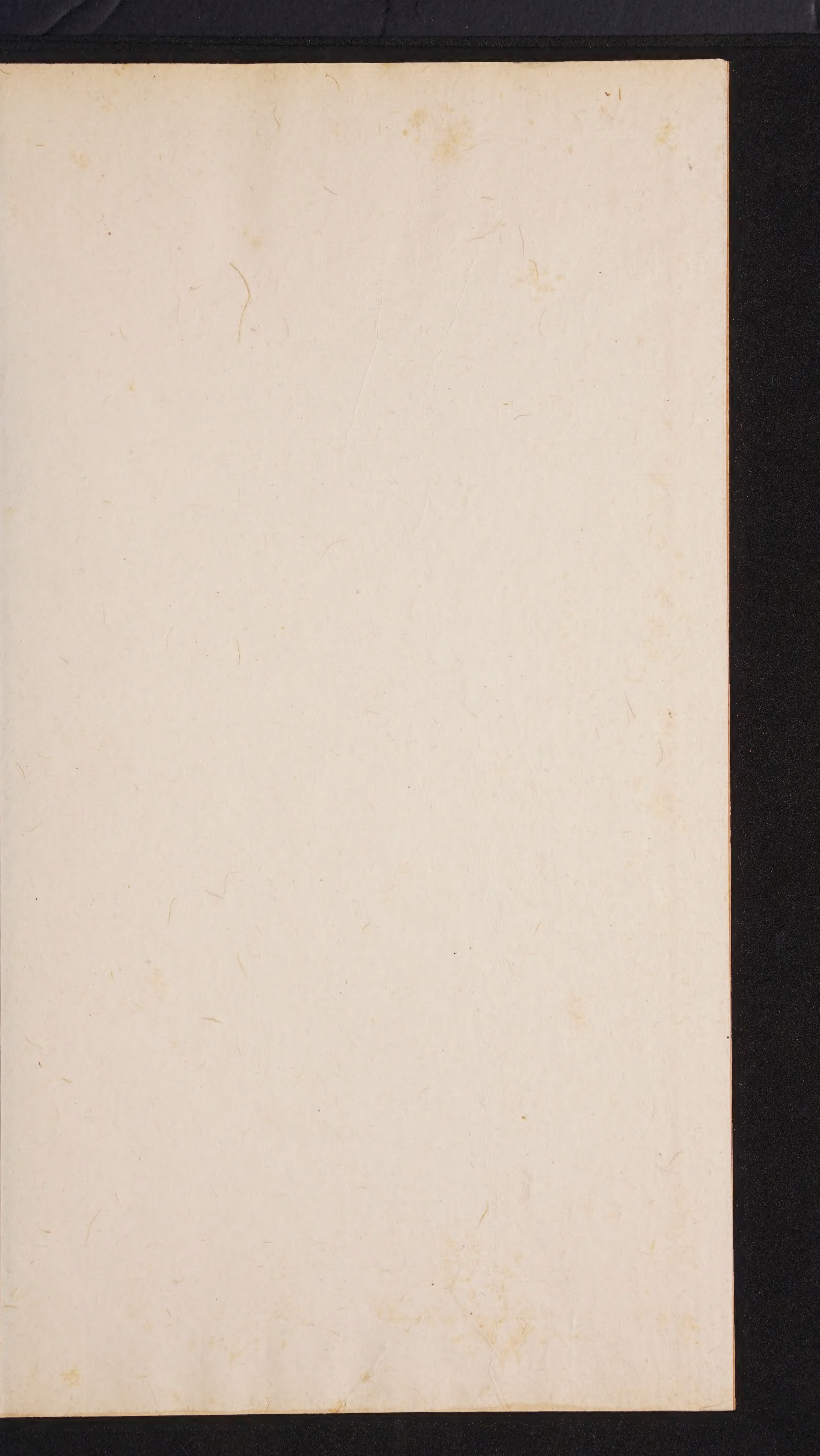








弋說選序

胥公云。此說可以驚四筵。可以僭獨座。可以詘令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以脩行人之詞。可以專大人之對。可以借箸當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辯折古今之成敗

是非安得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譚數日夜語倦意仡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可謂善說弋說者矣茀古人之心易服而令人之口難詘嘗偶拈以質之多口者亦似

乎不容口蓋不特弋古人之心直
矢口而弋今人之唇舌以戳其飛
語者也三王弋道德五霸弋戰國
幼辛弋盡古今茲不敢盡弋其說
畱其餘以副弋者之爭慕也石鞏
和尚云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

半個漢弋之說又譚何容易

仙臞何偉然題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弋說 選沈幼宰本

讀離騷說

屈大夫煩究之極故其詞怨亂亂亂爲樂之卒章而臨終亦云亂命如所謂朮夫九首上伯三目則相于怪所謂士女雜坐不分日夜舉酒爲驩

則相于淫淫與怪皆亂也無何而沉身汨羅則近死之心其言豈足據哉太史公哀其志謂與日月爭光班固忌其藻麗謂爲露才揚巳此以意爲低昂者也其引宓妃女岐湘夫人及女媧有娀高辛二姚鑫山于篇蓋專爲其姐女須而發非寓言也嗟嗟韓之聶政身受其兇姐驪其義唐狄仁傑之姐有子而羞事女主賢矣哉屈原之姐偏申申其詈余雖所遭不幸而心煩意

亂之際何以堪之原卽有百身應盡葬江魚之腹矣

齊人說

孟子在齊最久稔知齊人情態故以素所極詆之陳仲子而必以之爲巨擘則齊無人矣彼蓋相激之極而相矯之甚余讀蓼莪遺葢先人諸篇知其非獲已也然則孟子所云齊人葢陰有所指非虛摹者聖賢宅心長厚不忍直斥後世

反以爲寓言耳齊人行同乞人原非乞人也假令他蓬首垢面衣不掩形則國中自無與譚之人富貴自無飲食之及其妻不必瞰也又令他出入有童僕隨行則在外光景可偵而知其妻亦不必瞰也只因他衣裳楚楚威儀棣棣偉然丈夫蹤跡詭秘如鬼蜮不可方物故疑特甚耳孟子指他敗露處全在未嘗有顯者來即如今人鎮日奔趨富貴之門倏而蘭省倏而梓澤以

糊其口而富貴人經年不履其庭者比比皆是不御齊人齊人旦出晚還家食時頗少有室而又有中庭蓋原欲待顯者之來也特顯者自不來耳亦實飲食于富貴之家特富貴之家不常常飲食之耳不然四孟二至祭有常期齊人安得日日醉飽于墦間哉偶爾妻瞰之時正郭外舉祭之時齊人數奇被妻窺破即齊人自百口莫解此千古一大寃案也然亦是自取何也惟

其他平日對妻妾說得與顯者萬分莫逆愚婦人見識沾滯計無復之下此毒手把天下古今這一等曖昧之局一一描寫出來孟子借以垂戒如何又好著他姓名世儒誤認齊人果是乞人所以疑他無妻妾又疑孟子寓言而不知乞非乞丐之乞誅其心若乞丐顏之厚若乞丐耳餘非餕餘之餘卽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之餘人特不食吾餘之餘卽又顧之他亦是人頻頻番

渠頻頻起此處辭脫彼處邀住酒酣以往意夷不禁想齊人在顯者前未必不耳熱欲狂何嘗有意驕其妻妾故作施施之容乎嗟乎此仲子之所以食螬李也乃齊人之妻與仲子之妻則皆賢婦人也

無德不報

昔秦穆公寬盜駿之人而飲以酒楚莊王氓絕纓之跡而宥其愆趙盾餉餓夫于翳桑袁盎贈

侍兒于從史其初皆施恩不報之地而後賴以解圍脫難善哉唐張說之言曰活人于死者必捨生以狥危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耻詩所謂無德不報也夫酬恩報德非庸衆所能固千百中之一二僅垂史冊者而乃得之盜賊乞丐淫穢之徒則是盜賊乞丐淫穢之中間有賢人君子存也予偶閱説苑載此四事而揭之以爲學者養量之助

天道

天道好生。故伐暴救民者。享國最久。湯放桀。亳祚六百餘年。武王誅紂。洛祚八百餘年。漢高帝鋤秦蹙項。炎祚四百餘年。天道好還。故一旅興夏。三戶亾秦。天道忌盈。故桓文獨盛于五霸。而齊有田氏之篡。晉有韓魏趙之篡。齊晉先秦楚燕而速亾。夫差伐楚伐齊伐越。與晉爭長。滿而難持。吳亦速亾。天道忌巧。故名過其實者無後。

陰謀者不善終。孟嘗君絕已于薛。呂不韋飲鴆而死。俱造物所默佹也。

孤介

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新野縣街卒。荆州刺史范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爲導騎。巨卿見之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大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于此乎。仲山曰。侯嬴甘心于賤業。晨門肆志

于抱關豈爲鄙哉巨卿勅縣代仲山仲山竟不
肯去徐孺子會葬黄瓊于江夏無貲以達齋磨
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古人之介性如
此夫以命世之英而不耻爲僕役之賤以糊其
口由斯以觀范史雲還麥于尹臺王修齡辭粟
于陶範閔仲叔郤猪肝于安邑令未足多也鳳
凰翔于千仞之上而羞與燕雀爲羣能高而不
能下是即其所短也神龍則不然有時而爲蚘

蝘孔仲山徐孺子其抱龍德而隱者乎予同邑先達胡端敏公世寧爲諸生時貧甚販草屨自給有富室臧獲取屨入無意償之胡候良久日已晡矣主人得其情謝過延入餉之胡但取直不顧而去後秉憲豫章首發逆濠之奸得罪遠戍事白居九列赫然以名臣稱

風裁

陳蕃守豫章特設一榻以待徐穉守樂安特設

一榻以待周璆。去即收之。未嘗濫及他客。榻之不輕設也如是。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劉璡對孔逷舉席自隔。席之不輕共也如是。張敷不喜見要人。遇狄當周赳。呼左右曰。移吾坐遠客。紀僧真係齊世祖倖臣。江斆見之。命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董昭枕蘇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佞人。枕張僧胤候乍侃侃。竟拒之。曰。吾床非闒人所坐。說者曰。古人過自標榜而不知從古

至今惟此數事稍覺崖異流傳青史則其他涇渭不分者儘多即就數子而論如陳蕃之收榻必有不自揣之人欲登其榻故須急收耳倘歆與邊亦自揣則席可無割且隔也坐與床之遠客亦客先偪近之而始徙避焉至于桄膝而後推下來候而後峻拒晚矣斯數者或以為矯激或以為孤高以吾論之特傭中佼佼之徒歟今之人長厚自命欲覔一分別善惡黑白者而不

稍槪見何韓魏公之多也

事有快心者三

晉人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事之快心者一也越王勾踐破吴而誅伯嚭責其賣國與已比周事之快心者二也來俊臣于周興即以其法治之請公入甕事之快心者三也

事有矯情者三

漢高帝與雍齒有讐欲息沙中偶語而候之事之矯情者一也韓信召二惡少年所嘗辱已者各予百金耻其曩時之不能殺而自掩其怯事之矯情者二也韓安國爲獄吏所窘不堪之甚曰死灰寧不復燃乎曰燃即溺之後復爵獄吏諸死安國曰公等寧足與較乎時人服其雅量事之矯情者三也

事有無可奈何者五

子嬰誅趙高在位僅四十六日。酒未及濡脣。餐未及下咽。而真人已翔于霸上。事之無可奈何者一也。司馬遷以李陵事下蠶室。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事之無可奈何者二也。劉盆子人畏欲啼。事之無可奈何者三也。張超被圍于雍丘。臧洪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而袁曹方睦。坐視不救。洪竟敗死。事之無可奈何者四也。陸秀夫張世傑抱帝入海。大風覆舟。事之無可

奈何者五也。

世事不平者九

武將汗馬血戰。萬死一生。襲廕止于外衛。文臣藉口發縱指示。世官執金吾。事之不平者一也。異途得賄。名之曰贓。科目簠簋不飭。則曰交際餽遺。事之不平者二也。古人重門第。爵無崇卑。皆得任子。令科甲方面之元子。例不得補邑博士弟子員。必與齊民一體角䄵。而銅臭市兒。不

識章句爲何物翺翔胄監居然號太學生事之不平者三也舉子分南北卷今日之主司卽前日之舉子而主司閱卷獨不分南北事之不平者四也士中式爲朝廷所舉之人矣旣膺職可以沾祿未出庠亦得補廩而兩皆無之何以爲方穀之資事之不平者五也詞臣不膺民社彈文而吹毛求疵反不若外官詿誤猶有晩蓋之門事之不平者六也臺省作天子耳目威尊權

重而庶吉士散館以之爲屈藩臬黃金橫帶位二千石上而兩衙門外轉以之爲褻事之不平者七也無錢買騌帽吝費戴紗巾旣帶紗巾羞伍騌帽儉則不遜事之不平者八也縉紳衣冠之盜怒呵于堂上探囊發篋之冦戰慄于階前事之不平者九也

輕疑

薄俗喜于造謗無兄而盜嫂少孤而不孝繼母

三娶孤女而撾婦翁此輕信之不可也而輕疑亦能賈村英布之妾歸寧有隣醫賁黒以布故厚欵之妾數稱賁黒長者布疑之而黒告變遂羅赤族之誅梁杜從任西荆州刺史新納一妾年貌兼尠寵愛特甚妾得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方倚簾讀之而從自外至妾羞以父事相聞因嚼吞之從疑情人所寄剖腹取書妾氣未絶從覽訖而悔恨已無及矣是夜見妾訴旬

日從死此二事皆輕疑之過也雖前生惡業不能解脫而二公于人情原自未透世豈有淫婦人于夫君前讚其所私者乎布之愚一至于此世豈有新納之姬恩寵方篤而遽有外情者乎又豈有淫詞而倚簾覩看者乎從之愚一至于此大凡世故不熟人情不深而亂用其疑頭頭是網士君子處帷薄之變者有孔顏之家法在即揆以佛門果報之說應無有礙況妾媵所關

甚細。古人云。去一姬復一姬進者是也。而可如

布從之癡迷乎。

兄弟不相及說

壽朔皆宣姜所出。朔譖伋而壽竊節遇盜與伋同死。王處仲親爲叛逆其弟竺法深超然獨遊于方外。王荊公剏新法以毒宋而弟安國非之。韓絳黨附安石而弟維爭之。曾布敗壞善類而弟肇移書勸之。夫武攸緒之于武曌。族屬猶疎

逖也兄弟同氣而意趣端邪不翅氷炭故吾嘗謂柳下惠之和非得已也以盜蹠之橫暴日殺不辜肝腦塗地而惠爲之兄誅之不得化誨懷服之不得坐視之又不得只得遣出一局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蓋無可奈何之詞而觀者反以爲聖之和耳此之謂兄弟不相友也若司馬牛則不違此意而憂矣

駁晉人了語危語

桓南郡與殷荆州顧愷之共作了語顧曰火燒
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
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
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
兒沈子曰噫燎原之火間靡有孑遺矣儻松栢
蒼翠雨雪紛紛雖烈焰無如之何則火燒平原
無遺燎猶未了也夫人生平洵定于蓋棺矣儻
報怨者啟墓而鞭屍殛奸者斲棺而梟首則白

布纏棺竪旒旐猶未了也魚鳥還其故鄉洵適矣儻釣者出之重泉之下弋者落之層霄之上則投魚深淵放飛鳥猶未了也然則何時是了菩薩永不墮輪迴此之謂了語也邪術有吞針者正法有折刀者則矛頭淅米劍頭炊猶未危也吐納導引之流齒落更生髮星再墨則百歲老翁攀枯枝猶未危也孺子將入于井幸遇怵惕惻隱之人怭來拯救則井上轆轤卧嬰兒猶

未危也然則何等是危即叅軍所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安知此夜無月又安知此馬非熟遊之地而詑以爲危乎凡朮破泝偪臨安正心誠意獻君王此之謂危語也

仙說

世俗所傳神仙惟呂洞賓最著以其發度世大願混入人間幻化不可測耳洞賓三舉進士不第遨遊江湖遇鍾離雲房受延命之術得金液

大丹之功又遇苦竹眞君傳日月交并法遇火龍眞人傳天遁劍法年五十道始成號純陽子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有四昔漢武有云使吾得如黄帝棄妻子如敝屣夫然則人主之所深願而難得者仙也純陽子業已仙矣謂宜薄天子不屑爲而何有于一第哉唐之樊若水射策不入彀遂爲嚮導以賣國黄巢累舉進士不第因舉兵犯順又有願知制誥一日雖死

無恨者。予嘗怪其癡迷。以今觀于純陽子。不足怪也。他念可灰。功名富貴之念難灰。此障不破。卽歷千萬劫。終須輪轉墮落。純陽子合下了此蓋省事法也。當時雲房凡十試之。而後授以與訣。竟不及人世科名之事。亦稔知此障難破。必須從這裏透一遭耳。

月濫相知

今人動輒曰相知。相知相知談何容易。推食解衣。款

危拯困名未揚而爲延譽行旣玷而爲匿瑕是相厚非相知也慶弔不缺于往來問候不隔于朝暮莫逆而緩急誰恃交驩而臭味不投是相寄非相知也門戶孤立不得不望助而求援炎凉難堪不得不趨勢而附利是相結非相知也兩無所異而各伸其情他有所懲而勉盡其禮非敬非愛若厚若親是相與非相知也面目不甚習而觸發時恍惚記憶姓字已久忘而邂逅

處彼此寒温。是相識非相知也。相知如何。我知彼。彼亦知我。如張超之于臧洪。卜其求救。陸抗之于羊祜。決其無酖。是也。張元伯臨終。以不得見死友范巨卿爲恨。于夢中告以亡辰葬期。喪發引而柩不肯前。見巨卿縞素號哭而來。爲之執紼。柩乃得前。支道林于法虔殁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踰年而殞。比于管鮑牙期。交情更篤。交道尤稀。若是而稱相知。嗚呼。庶幾。

方外方內

夫人遊方之外者。乃可遊方之內。即如東方朔謔笑武帝之前。夷然不以爲意。佛圖澄與石氏父子處。不啻狎鷗。李長源立肅代德猜忌之朝。去留自若。眞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者乎。蕭何郭子儀。非不善保功名。而斤斤自完。如置身于頹垣朽棟之下。惟覆壓之是虞。智術豈不足哉。遊方之內故耳。若方朔輩與人主爲嬰兒。歲月追

隨。寧無齟齬矛盾之處。而人主諒其無他腸。依依不忍捨棄。所謂嬰兒詈人而人不怒者非耶。神龍遊戲于靈潮。吞吐變化。惟其所之。與鴻鵠高飛雲端。遠繒弋之加者。自異。以是而律陶朱子房。又超而上之矣。

俗不須醫

天地間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不俗則孤孑而無徒。俗則和同而易與。狀貌俗。觀者以為有

度焉議論俗聽者以爲有識焉腸胃俗窺者以爲有養焉擒詞而俗取青紫如拾芥治家而俗積金穀如聚塵居官而俗名不掛于彈章居鄉而俗宜廟一塊生豬肉死去受享器具而俗適市者翹值以售燕會而俗設糖餅五牲唱弋陽四平腔戲賓以爲敬園圃而俗卉木比耦石獅凡獸松塔栢毬遊人解頤嘆未曾有寫字而俗姜立綱法帖一熟胥史衙門作畫而俗汪海雲

張平山等筆肉眼珍收重于石田伯虎諸俗未易殫述而總之有一俗有一俗之效驗裨益我故曰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也昔人云俗便醫不得夫涉世惟恐不俗耳既俗矣何須用醫世人生長于俗而以俗爲諱爲誚魚遊于水而忘其功躍冶之金造物且以爲不祥矣或曰子憤世而狂言耶予曰子非并媚世之鄉愿何以惡聞狂言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說

侂胄擅權十四載。怨毒盈于內外。乃借恢復之美名。爲善後計。于是用陳自強蘇師旦爲腹心爪牙。而辛棄疾鄭挺鄧友能之徒進。追封岳飛。追奪秦檜。挑釁首禍。與師伐金。拒丘崈之直諫。竄華岳于遠方。未幾而程松逃歸。吳曦降虜。郭倪李爽皇甫斌相繼潰敗。兩京兩河。震搖失守。行成之使。相望于道。金人求首禍之臣。中原函

侂胄之首賫送軍前其時秦韓兩太師邂逅梟下檜曰噫汝不忍豎儒之笑罵生事邊疆兵連禍結竟喪其元悲夫侂胄曰吾非拙于謀身也不得已而祈自解免耳檜曰噫夫固寵亦自有法外挾驕虜以要其上豕突而來鳥散而去來則人主倚我爲重去則人臣莫與分功操縱惟吾權由獨制故身安而祿位無恙汝其自取乎侂胄曰君子不以成敗定是非爾時有李綱宗

澤岳飛韓世忠吳玠等在。不用以恢復而和議是主。成中原積弱之勢。爾則負國。豈不負也。檜曰。噫。和親匈奴。自漢高帝用劉敬策已然矣。元帝因之。明妃青塚。千載貽恨。夫夷夏連婚。所傷實多。不若賂以金繒。于國體猶未玷也。嗟乎嗟乎。是非原無定衡。陳湯之功。黜自石顯。遂以爲妬能忌才。郝靈筌之賞。抑自宋璟。即以爲灼見大體。我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亦主和不主戰。

范文正公經略西夏亦不主戰而主和和非乎芻議也世無罪寇范者而罪乎是非何常之有且所謂和者力足以戰而和則爲包荒力不足以戰而和則爲懼怯置李綱諸人于度外以有用爲無用乃所以善用之也侂胄曰二帝蒙塵豈臣子言和之日事勢與寇范大異烏得藉口自文檜曰噫戰則二帝必不能生卽虜目爲利數而生之必不能還況江南半壁之天下財匱

宇慼能制兀朮之死命乎祇以國斃耳甚則以
高宗為二帝續也子輿氏策滕止有遷與守之
二途不聞主戰而勾踐違范蠡之諫伐吳竟致
會稽之棲奈何妄議用兵金人與我南北協好
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釁自汝開汝為戎首夫
夷與夏人世分別之名非上帝意也天與天糜
誰能為之而汝欲以人力回天功妄自附于恢
復愚矣哉侂胄曰和議是矣天下寃岳飛之死

于汝安乎。檜曰。噫。凡有識者。皆聞于斯。爾亦拾餘唾耶。當時不殺岳飛。則和議不成。漢景帝聞袁盎言而誅晁錯。云吾不惜一人以謝天下。吾誣飛一人而罷兵息民。脫百萬生靈于鋒鏑。保其首領。功大而過小。鬼神必陰諒之矣。莫須有獄詞也。庸人難以譬曉。不得不羅織其罪。飛實何罪之有。信陵君竊符救趙。不得不椎殺晉鄙。鄙何罪哉。古豪傑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類如此。

佹胄曰。爾以巧免。子以拙敗。然形骸共盡。病死刃死。死等耳。身爲太師。歿而遺臭。子與爾何殊哉。檜曰。噫。佳兵不祥。老之所戒。違此者必凶。天道好生。亦好還。忌攻城畧地之勳。光垂史冊。空名也。骨暴于原。鬼號于野。孤兒寡婦之哭聲遍于途巷。實禍也。是以造物忌之。吾寧隳一巳之名節。必不犯造物之所忌。吾子孫當愈盛榮顯無涯。巳得請于上帝矣。汝不吾及也。佹胄默不

能答。

緒言雜錄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這就是道心惟微違
禽獸不遠這就是人心惟危
世人伏枕後千思萬想無所不至及到日間絲
毫也做不得則是夜之昏濁反不如晝之清明
也子輿何以云云子輿所論者氣也子所論者
心也人形體豎心亦豎禽獸形體橫心亦橫睡

眠時人心與禽獸無二以故禪門玄門只教人靜坐靈羊掛角于樹而眠寇來隨覺其心豎故警醒也豎頭須所謂沭則心覆亦此意

緜自用而不師禹智以行水是人莫知其子之善也宋人揠苗助長是莫知其苗之穚也

人以禪受爲唐虞獨剏而遡之上古遂人蔦天無懷皆非世及者也人以征誅爲湯武獨剏而阪泉涿鹿之戰黃帝先巳行之則三皇以降大

抵皆因也非創也

伊尹一介不妄取與頗近狷五就湯桀頗近狂

近狷近狂豈非中行而孟氏以任之一字概之

夫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棲棲皇皇老而後已孔子何嘗不自任耶

人必境地相及而後相知故子皮能薦子產史魚能薦伯玉而子產伯玉必不能薦孔子

宰我欲短喪非無父乎然仲尼不以此貶聖安

得據翕滑鼇之學墨者而罪墨哉

漢文宣室之對。夜半前席賈生。則亦有鬼神之溺與漢武無異。乃新垣平竟受赤族之殃。罪與文成五利等。而罰過之。非文帝之憯于武帝也。慚其見誑。而怒不可回也。

吳公薦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絳灌短誼洛陽年少初學欲擅權紛亂諸事。夫總一年少。而或借爲褒美之詞。或挾爲中傷之語。若進

此說于孝昭之前。必不聽矣。孝昭十四能辨上官桀之詐。年方幼冲。絳灌必不敢以此說進。闕里之人。呼孔子曰東家丘。特習其面貌。故藐之耳。假令漢武帝知相如之為今人也。雖奇其才。未必鄭重之。而尚書給札矣。蘇子瞻與相如俱蜀人。即漢宋殊時。不能無入宮之妬。其深詆之以此。

扶蘇自殺。在始皇晏駕後。戾太子據之死。當武

皇帝之身。當時廷臣無一人雪壺關之涕者。大鴻臚田千秋獨鳴其寃。一言取相。愧者忌之。而困短之。然此乃武帝作用之妙。即褫廷臣而撻諸市不辱于此矣。

李德裕謂漢文帝誅薄昭能斷矣。而于義未安。又引周宣王封申伯秦康公送晉文詩證之。予謂此二事。與薄昭不類。申伯出封于謝。未嘗留相王室。晉文返國而至渭陽。亦未嘗臣事秦也。

況又無過惡可摘其待元舅之情安得不篤薄
昭以人臣擅殺使者此而隱忍漢外戚之横不
待王氏始發而進論者且咎漢文之作俑矣其
不相賓廣國亦此意也
史遷傳酷吏而首郅都唐權德輿究之歷數其
直方之概于剛德有合而悞被酷名深致痛焉
然則遷何以竟黜之耶予嘗按之傳奇無問名
筆與否試官皆粉墨塗頰極其詬侮乃舉子不

遇者憾主司之無目而借優舌以寄其怒罵者也遷曾膺三木屈體受辱痛恨于獄吏之舞文矣其于郅都亦猶是意爾

張說惑昌宗之囑恥受激于宋璟慮已不得專美祈吳競削去賂以美官之事改夫汙青史欺人耶之數語夫始之薰灼權貴者何心而終之顧畏清議乞憐于直筆者又何心也漸轉而漸正璟之力也嗟乎欲掩宋璟之激而并不掩其

祈吳競之情可哀也哉。

紂之妲巳。不與崇侯飛廉共。夫差之西施。不與伯嚭共。而玄宗牀第之愛。偏以分人。殊不可曉。彼自以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莫及也。而誨淫于太真。使祿山出入卧内。褻溷帷簿。從古妖孽災異。即蛇鬬石言。不踰于此。

郭子儀犯法并州。李太白奇之。解官以贖。夫嘉仲父者歸功叔牙。謂淮陰者追美蕭相。乃千載

而下知有汾陽而太白憐才之熟腸何杳無傳也豈非以詩句掩歟

從古弑兄而自立天未有不反中其身者梟桓公弑隱而公子彭生之禍立見胡亥弑扶蘇而閻樂之戈起于望夷楊廣弑勇而頭顱竟壞于宇文化及之手燭影斧聲何獨漏于太宗而享國長久爰及苗裔豈倖也哉三代而後篡弑者直書篡弑凡史皆然不必董狐之筆也宋史臣

何愛于光義。而微其詞以爲之諱耶。

孔明讀書獨觀大旨。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說者曰經濟之學。以致用也。與章句不同。涉獵之家。以博趣也。與討論不同。如此則孔明爲不知趣之人。而淵明爲無用之物矣。孔明臥草廬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其經世之念頗淡。安知非涉獵乎。淵明宰彭澤時。民人社稷。交責于躬。其遺世之念未堅。安知非經濟乎。

凡夫出家非因進取不遂即因究親不睦故到底不能成佛作祖秀才讀書只爲富貴不爲功名故到底没有經濟雖然至于今日不但無功名之士并志于富貴者亦鮮矣

爲兒孫作馬牛已癡矣有年髦乏嗣者終日營營爲所不知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江南之橘江北化而爲枳地氣不同故也然猶相去遼遠即如一頃之田此收石餘彼收數斗

何說耶。惟人亦然。得父質者十之一二。得母質者十之八九。試就形骸長短按之。子無不肖母者。況精神營魄哉。

詩自大曆而上。文自西京而上。此騷壇酸語也。以今人而襲古吻。猶如三家村漢子學說官話。可發一笑。

今人方從師時。遂顏厚而刻稿。既刻稿後。因而遂不從師。災及梨棗。稚弱未堅之材。不幸夭于

剞劂以故吾武林之木多不壽

人盡好名而不知所以修名盡好利而不知所以規利何也惟其在名利上求也

聞之先達云士大夫雖極好免不得有一篇極不好文字送歸林下蓋彈章也雖極不好免不得有一篇極好文字送歸泉下蓋墓誌也予觀近世誌銘往往倩人代筆請一官銜其中句字艱澁難讀細按之不勝罵詈刻成遍送親友其

子業儒列學較者寘然不覺所以能奇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情率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耳

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閹宦非無後者而較之常人反貪也貪乃無後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嗔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已鄉村椎魯人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誚已家世

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已。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靦然以門第自雄。
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醉者自言我醒。醒者自言我醉。富者諱富以貧
諫之則解頋貧者諱貧以貧剌之則切齒。愚者
必自居于靈。說他蠢不啻殺父之仇。狡者亦復
如是。人之真情。斷斷欲匿者也。
幇閑丟空之客。銅臭之夫。奔丟權津要路。一旦

貶黜未免贐餞遠送慰安依戀一旦捐館未免
弔喪祭奠哭泣哀號此勢利中之道義也主司
閱卷看得這秀才文章佳甚以科第期之待遇
頗厚不過望他將來顯榮今日預先收爲桃李
累科不中心抱狐疑因而踈薄此道義中之勢
利也

禱病許香願是陳皮湯遇考索薦書特遺東豕
祇有小試儒童好卷頗少若無人情不能成案

故向來相沿。開此一倖竇耳。

下第時但可對朋友坐。即朋友高飛遠舉者對之亦不妨。葢彼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宗族妻子奴婢。何也。以腹悱故。彼愈慰藉則我愈無顏矣。

乞丐白晝登門拾一錢猶有吝色。暴客昏夜入刼雖棄去千金而不顧。何者。有異有不異也。今之有求于平原君者。動輒低頭折腰。冀其憐我。

無有是處。

清客諂士夫。許其近日容顏精彩。因而縱色爲害不淺。先生諛學生。許其異日元魁名世。因而滿盈作業最大。

蘭亭脩禊。羣英咸集。計四十二人。而詩不成者。一十六人。各罰酒三觥。古人愼重不輕下筆。若此。今人卽席賦詩。矢口和韻。便令七步高才。不得專美。嗟夫。

居官清者。御下必刻。事上必傲。恕而謙。斯完德哉。居官墨者。御下必恕。事上必謙。刻而傲。是絶物也。

巳酉順天場申明禁約。文章内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似涉禪語。予惴惴于功令。彷鄭五歇後體以自箴。○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儘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虐。當年孔子犯了鄙夫問于我如。○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塗。君

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言

僨事一人國。音孤○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

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知。當年孟子犯

了德術知。

人情聽言以先入者爲主。至于建議不可自發。

而他人先發之。恥而且忌。縱爲舉美業。百計沮

撓。此二病雖賢者不免。

人最不肯服善。以故是非不公。假令鄉先生與

孝廉裏足不入公門在彼特自守之常不足矜也而流俗必訕之曰性僻曰好名曰渠無囑托之才加一極平妥批語則曰渠家溫無藉于此而不知秉性之貞贖全不係家生之饒乏也

處叔季之世機械相角斷難如意惟有誠信可行誠信即遊世之術也然愚人守之又坐困矣還須大聰明人得力于此

不必身爲善也人有善而我抽揚之這便是善

薩心。不必身爲惡也。人無惡而我誣罔之。這就是蛇蝎口。今在下位者。但有毀而無譽。居上位者。但有彈章劾人。而並無特疏薦人。則聖人所謂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者。謂何。









